



在祖國大地上

馬 托 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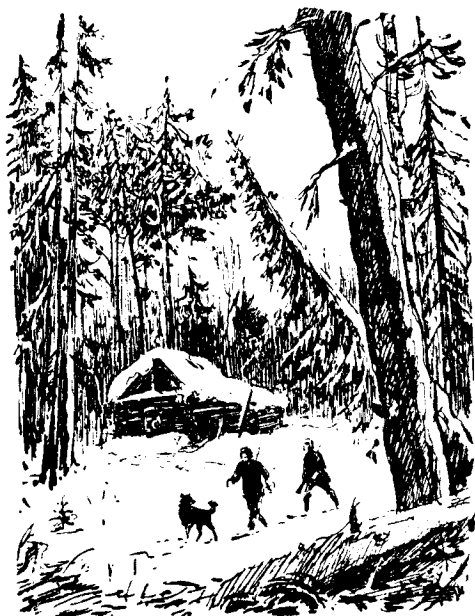


時 代 出 版 社

在祖國大地上

蘇聯 馬托夫著

王子寒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Владимир Матов

ПО ПРОСТОРАМ РОДИНЫ

(Очерки и рассказы)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1

(中譯本是原書的特寫部分)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特寫三篇。第一篇“在納爾姆大森林中”是介紹蘇聯西伯利亞納爾姆一帶原始大森林中少數民族獵人供應站的。作者對獵人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現代化，打獵隊的組織，獵人供應站對當地獵人所起的作用，以及國家對獵人的關懷等，都有詳細的敘述。

第二篇“沙地中的一株樹”是介紹阿斯特拉罕省牛沙漠地區栽植防護林帶及改良土壤的情況的。

第三篇“外烏拉爾的渾金璞玉”是介紹蘇聯先進農學家馬爾采夫的，是一篇很好的馬爾采夫傳。文中既介紹了馬爾采夫的刻苦精神，又敘述了他的各種試驗，如改良土壤的新耕作法及培植春小麥新品種的成功等。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國家建設委員會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年11月北京初版 1955年11月第1次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6—20/32 字數：149千字

1—5,000冊 定價(5) 0.71元

定價：0.71元

目 次

在納賴姆大森林中.....	2
沙地中的一株樹.....	151
外烏拉爾的渾金璞玉.....	163

在納賴姆大森林中

沙皇制度故意在邊疆培植封建
宗法制的壓迫，爲的使羣衆處於奴
隸和無知狀態。

——斯大林①

誰不記得我們的西伯利亞游擊
隊曾經靠豐富的狩獵經驗和技能，
巧妙而準確地打擊敵人。

——伏羅希洛夫②

作 者 的 話

“試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底地圖吧。……在托姆斯克以北這些茫無際涯的空曠地帶上，可以分佈幾十個巨大的文明國家。可是在這些空曠地方，還是宗法制，半野蠻性以至真正野蠻性籠罩着。”——列寧在一九二一年這樣寫道③。

地圖上托姆斯克以北的空曠地帶，是淺綠色的。上邊找不到任何一個表示高地和山嶺的黃點，更不用說是褐色點。鄂畢河像一條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中譯本，第一二五頁。

② “戰士—獵人”雜誌，莫斯科出版，一九三八年第一〇期，第二頁。

③ “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中譯本，第二卷，第八六五頁。

迂曲的縱帶，由東南往西北，貫穿着廣闊的低平原。這塊低平原，就是納賴姆。

一位旅行家，即使在夏天乘船沿鄂畢河到納賴姆去，在這條水路幹綫的兩岸上，也會看到許多有趣的東西。他在曾經爲“半野蠻以至真正野蠻”籠罩過的地方，會看見一些繁榮的村莊，耕種的田地、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巨大的鋸木場和木工企業，市鎮；這些市鎮，沿用的是舊名稱，但景象已經煥然一新，市鎮裏有筆直的寬闊街道和樓房，樓房有不少是三層的。在輪船停泊的時候，旅客可以去參觀鄂畢河兩岸的市鎮，他在這些市鎮裏會看到百貨商店、學校和醫院的新建築物，在大街上會看見電影院的廣告、飯店和咖啡館的招牌，如果趕上輪船在夜間離開碼頭，還可以欣賞到那些如繁星羅佈的電燈光。

大森林裏的納賴姆村莊，座落在離托姆斯克五百公里的地方，邊區當年因以得名的這個村莊，現在已經婦孺皆知了。人類的領袖和導師偉大的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曾經被沙皇政府流放到這個總共不過一百五十戶人家的偏僻村莊裏。納賴姆村裏建立了一座以斯大林同志命名的博物館，精心地保全着農民阿列克謝夫那所曾爲斯大林居住過的五壁的木房。無怪乎納賴姆村雖然很遙遠，却有成千上萬的人去拜訪。全國各地的參觀團，都搭乘輪船沿着鄂畢河到這裏來參觀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

蘇維埃納賴姆的中心城市科爾巴謝沃，幾乎是在鄂畢河畔上重新建築起來的。在此地，旅行者將遊覽一座漿果和水果園——納賴姆最初的果園之一，參觀一座經辛勤蒐集而成的地誌博物館。

旅行家沿鄂畢河走時，一路上將會遇到一些冷杉油廠、乳畜羣，備有最新技術裝備的巨大的漁業組合和其他許多新奇事物。但是，他在此地看到的一切，還遠非整個的納賴姆。

過去納賴姆人有句諺語說：“活到老，走到老，整個森林過不了”。“納賴姆”這個詞兒是沼澤地的意思。納賴姆古代的一句俗語說：“上帝開闢了天堂，魔鬼創造了納賴姆邊區。”從前的納賴姆州的面積，比英吉利和北愛爾蘭面積的總和還要大，幾乎等於意大利的面積，共佔三十萬零五千七百平方公里的土地^①。納賴姆是大森林地區，但是森林只約佔十三萬平方公里，也就是說只佔它的整個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其餘的全部土地，幾乎都是夾在大森林之間的，夏季無法通過的沼澤地，裏邊生長着纖弱的矮松林——“卡爾嘎沙尼克”林。

距離大居民點遠，礦藏貧乏，種植物生長期間短促以及交通閉塞，這一切就妨礙了納賴姆的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只有鄂畢河河灘地算是例外，那裏早已成為農業區了。隨着鄂畢河和它的最大支流沿岸部分地區農業的發展，在納賴姆，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的數目正在逐漸增加。飛機已經見慣了，汽車還不多。納賴姆沒有鐵路，主要的是以馬運輸，但是雪剛一融化，“雪橇路一崩塌”，納賴姆人就不再駕馬；等草地剛一透青，他們就趕着馬去放牧。他們選擇一個水多草肥的地方，有的時候選擇一個距村莊十來公里的沼間島嶼，把馬羣趕到那裏去度過整個夏季。在納賴姆，冬季以前，不從事田間工作的馬匹，幾乎成天閒着：那裏沒有車行的道路。在溫暖的季節裏，在納賴姆是靠水上交通的，而且也只有靠水路。

譬如說，住在鄂畢河畔上的一位國民教育指導員，夏天需要到學校去，如果按地圖上估計，到那裏不過七十公里。這位指導員便得用獨木舟——當地用山楊鑿成的一種輕便小船——，準備做長時間的旅行。這當然不是醉心於划槳運動，因為到學校去的七十公

① 一九四四年設托姆斯克省，納賴姆州即劃歸該省。本篇所引證的數字，是托姆斯克省設立前，按行政區劃屬於納賴姆州的。——原註

里路，夏天是不通行的。他也許得沿鄂畢河順流往下走一百二十公里，再沿它的支流，逆流上行一百公里，才能到達學校。學校不建立在河邊上是不可能的。您不妨看一下地圖，在納賴姆，只有沿河的地方才有村莊，而且無論冬天或夏天，河流也是唯一的交通道路。

寬闊的、通航的鄂畢河，是該州的主要運輸動脈。一隊一隊載貨的駁船和雙層甲板的巨型客輪，從早春至深秋，沿着鄂畢河，往來不絕。沿着鄂畢河有通往托姆斯克的冬季主要馬車運輸路，還有一條聯絡納賴姆和諾沃西比爾斯克的航空綫。然而由鄂畢河向兩邊延展的，却是一望無際的，大都不很適合於人類生活的密林。大森林裏的那些河流，盡是稀奇古怪的名字：帕拉別里、牛洛里卡、開奇、瓦秀干、契冉波卡，最後還有提姆；這些河流貫穿着幅員幾千公里的地面，但是居民總數，往往比莫斯科一所大房子裏的還要少。爲了對整個納賴姆有一個概念，不僅需要到那些有了文化，早已變爲農業區的、專制制度用以流放它的最可怕的敵人的地區，而且還必須到大密林深處去。這些密林地帶，沙皇政府甚至都不敢放逐犯人，因爲無法對他們施行監視。只有訪問過一個這樣的遙遠地區之後，對於那現在已經成爲廣闊的獵人之鄉的地方，才能得到一個總的概念。

如果說，納賴姆早在沙皇制度下，雖然名聲不好，却已經作爲一個流放地而出名了，那末，提姆河甚至在西伯利亞，也是不大爲人知道的。鄂畢河的右支流——提姆河，發源於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和納賴姆邊界分水綫上的一些沼澤地，第二條大河，葉尼塞河左支流——綏姆河，也是從那裏流出來的。提姆這條彎曲的黑水河，從發源地到河口，如果按直綫量，共約八百公里，要是按河床計算，那就有一千二百公里長。整整一條提姆河，都沒有越出大森林

來。沙洲、淺灘、沉沒和倒在水中的樹木的壅塞，使這條河不能通行輪船。只有一些小汽艇，在春季和秋季漲大水的時候，才能在提姆河上勉強通過。在夏天，坐獨木舟——本地一種吃水很淺的小船，才可以在此地航行。河流好像在走廊裏似的，夾在兩邊密林形成的牆壁裏。河畔上的森林帶，直徑只有五、六公里；在其餘的廣大幅員上，也和納賴姆大部領土一樣，多半是夾在沼澤地間的島嶼般的大森林；這種沼澤地，只有冬天才能通行。酷寒、大風雪和多雪，是整個納賴姆，也是整個托姆斯克地區的特點。提姆河上的夏天，不是炎熱，而是潮濕的，蚊子、牛虻和小昆蟲非常多。在這一箇遍地沼澤的大密林的角落裏，有幾十家土著獵戶，他們不很久以前，還用弓箭捕鳥獸，以後才改用原始的槍支。那時候，獵人們每到夏天要把獸皮從大密林裏措到鄂畢河上去賣，所以只有鄂畢河上的一些掠奪他們的商人認識他們。

提姆河的最東邊的一個小村子叫萬仁里一奎納克帳篷，它座落在涅里瑪河①流入提姆河的河口上。

有過一個這樣的春夜。在那天夜裏萬仁里一奎納克村裏，通宵在提姆河岸上點燃着營火。人們不吝惜乾雪松柴，火舌高高地騰向黑暗的天空，並倒映在黑水裏。那一夜萬仁里村只有孩子們睡覺。所有的成年居民，都聚攏在河岸上。興奮的男女愉快地交談着，或者凝望着黑暗默默地坐着。有一些人，靠在潮濕的土地上打盹，打算睡熟，但沒有辦到。常常有人說：“聽，他們來了！”在黑夜的謐靜空氣中，可以清晰地聽見漲滿春水的提姆河衝擊河岸，乾柴時時嘩喇作響，以及溫暖的春風在大森林樹尖上呼嘯。但是聚在一起的人

① 提姆河上游幾乎沒有白鮭魚（涅里瑪意譯是白鮭魚——譯註），所以這個名字，多半是證明記憶中僅有的一次捉獲一條這種魚的事件。——原註

們所熱切盼望的那種在提姆河上游從來還沒有的聲音，他們却沒有聽到。那天夜裏，每個人都在回憶重載的長雪橇和鬆脆的雪地；在這種雪地上，是沒有轍跡的，套着一兩條狗的雪橇不得不在大森林裏、在結冰的提姆河上、在沼澤地上，冒着暴風雪或者寒冷，一連走好日子……令人難以相信的是：今後將不再用這種長雪橇到幾百公里外去購買最需要的東西，而很快就能在此地，在萬仁里買到槍支、火藥、麵粉、糖等等獵人所必需的一切物品。

在那天以前差不多一個月的時候，有幾艘汽艇拖着重載的淺水駁船，駛入了提姆河口，給萬仁里一奎納克運來貨物。關於這些汽艇的傳說，早在商船隊還離得很遠的時候就沿河傳到上游來了。傳說到達村裏時，那些汽艇還在中游，可是萬仁里的人們就已經開始留心聽：是不是從遠方傳來了馬達聲。最後，在一個獵人坐着獨木舟從下游來到之後，他們就從黃昏起，燃起大堆大堆的營火，留在河岸上過夜。那個獵人說，那些船隻要繞越沉在水裏的樹木，所以走得很慢，並且常常還會擱淺在淺灘上，但是商船隊離着不過一晝夜的路程了。

當汽艇和載着貨物的淺水駁船終於第一次駛到萬仁里一奎納克的時候，居民一起鳴槍致敬。村裏的全部槍支，都參加了這一儀式；船上用所有的槍支向他們答禮。

從此，提姆河上出現了一個獵人供應站。這種資本主義世界所不可想像的經濟形式——生產性獵人供應站，是給人烟稀少的北部各區創建的。它們成為根本改造這些地區生活的强有力的工具。

在提姆河上游，沒有礦產，耕種幾乎是不可能的，開拓森林富源，暫時也還無利可圖，因為附近各地並不缺乏木材。提姆人仍舊靠漁獵來取得生活資料。但是就在此地，在我們祖國這些最遙遠

的、爲大自然所歧視的區域之一，新的社會關係，也代替了野蠻和宗法制度。生活改變了，這裏的人們也開始按新方法去從事他們那古老的、地球上最早的行業——狩獵業。自然界的貧乏，並未能妨礙他們學會照我們那些得天獨厚的省份裏優秀人們那樣好地去工作。由於提姆人的努力，全蘇農業展覽會即以他們的供應站爲例向蘇聯各民族介紹這種新的經濟形式。

在偉大衛國戰爭以前，我曾經有機會作過一次長途旅行，到提姆河上游的獵人供應站去。關於旅程和供應站的記述，都寫在這篇特寫裏了。我曾經看見並且試圖把蘇維埃政權給居住在北方大森林裏各民族生活中帶來的那些根本改變描寫出來。因此，簡單介紹一下我在旅行中所會見的那些在書籍中很少講到的民族的代表人物，不會是多餘的吧。

人人都知道，納賴姆當地的居民主要是奧斯恰克人。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名字錯誤地稱呼了兩個不同的民族——奧斯恰克人和謝里庫波人。奧斯恰克人，是芬—烏戈爾語系的民族；他們通常自稱爲汗特人。這個民族是居住在汗特—曼西民族州的兩個主要民族之一；汗特—曼西民族州與鄂畢河下游的納賴姆低地接壤。在鄂畢河整個流域，可以遇見相當多的這一民族的代表人物，所以當納賴姆人說：“鄂畢河的奧斯恰克人”時，他指的就正是汗特人。但是，如果您在提姆河上聽見“奧斯恰克人”這個名字，指的就不是汗特人了。在鄂畢河與葉尼塞河中游之間那些大森林區域的廣大幅員上的原住民並不是汗特人，他們是薩莫基語系的民族——謝里庫波人，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大森林裏的人”。在革命前的書籍中，把謝里庫波人稱作“奧斯恰克—薩莫耶德人”，與隣近各部族：奧斯恰克（汗特人）和開特（葉尼塞河畔的奧斯恰克人），混爲一談了。現在，這個名字的帶輕視意味的第二部分“薩莫

耶德”^①，完全不用了。我一次也沒有聽見人說過它。至於“奧斯恰克”這個名字，在提姆地區，甚至在這個部族的代表人物中間，還是廣泛應用的。它也廣泛應用在書籍中。然而，不應該忘記，提姆地區的奧斯恰克，是謝里庫波人。在本文裏就用最後一個人種誌上正確的名稱稱呼他們。

提姆區的謝里庫波人被人種學家稱為“楚梅里庫波人”，這是採取他們的自稱，意思是“土人”。這個自稱名字的本質，在我聽了久居者們的講述，想像出早已成為過去的野獸般的生存條件——那是資本主義假手於那些喪失人性的商人殖民者和警察官吏（遙遠邊區中的那些有無限權力而毫無責任心的主人們），給這個民族帶來的必然遭遇——我才明白。

“楚梅里庫波人”，或“土人”這種稱呼，雖說它並不含有任何輕視意味，我在提姆也沒有聽到人用過。這個名稱之所以廢掉，恐怕是因為生活條件有了根本改變的緣故。要這些已經忘記那些土房老早以前就住在明亮、寬綽的木房子裏的人們，還像他們的往往棲息在洞穴裏的祖父乃至父親那樣，繼續認為自己是“土人”，那當然有點困難了。

另外一個居住在納賴姆大森林裏的民族，是愛文克人，革命前在俗話和文學中，稱他們“通古斯人”。這個含有輕視意味的名字，現在也完全廢除了。

我到提姆去旅行，決不是想蒐集材料，以應“引人入勝的文學體裁”——一般認為獵人文學便是這樣一種體裁的需求。毛皮業是一種普通的勞動職業，不過它的確有一些獨特的地方。在大森林

① 薩莫耶德這個詞兒含有自食其族人的意思，所以說是帶輕視意思的。——譯註

的一望無際的幅員中，職業獵人的數目，不下幾十萬。然而，這些獵獲珍貴毛皮的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在文學中幾乎沒有反映過。促使我來寫作這篇特寫的，也就是想稍稍填補一下這一個“空白點”。

一 我們起飛了。最初五百公里。科爾巴謝沃的航空站。

強有力的馬達，在客艙的薄壁那邊隆隆響着。隔着被冷氣模糊了的窗戶，看得見一塊滑雪板——一件介乎極大的熨衣板和異常大的鵝掌之間的東西——和一個穿着很厚很暖的連衫褲和高腰毛皮靴子的人。這個人把一根用久而磨光的、約有車轅那樣粗的竿子頭兒，插在滑雪板下面，幫助它離開土地。他用盡所有力量，因為滑雪板凍結實了。但是，這時候由於馬達的轉動而振顫的龐大機體，開始微微移動了——顯然另一塊滑雪板移動了地方。於是我這一邊的滑雪板也立刻移動起來。

那個穿連衫褲的人，把竿子扔掉，走到一邊並向後退去。前邊出現了第二個人，像第一個人那樣，也穿着同樣的連衫褲。他把兩手向兩邊伸開，扭着頭望着，把飛機引往起飛的跑道。一些巨大的旅客機過去了，一些單翼的郵運機過去了，一架裝有始動器的噸半卡車過去了，一匹套在裝行李的寬雪橇上的灰花騾馬過去了，飛機滑到了飛機場的空曠地帶。引導員向一邊跳開，並在喊着什麼，但是我沒有聽見他的聲音。

原來，這麼大功夫一直在讓馬達鬧着玩，現在才開始正式給它們加熱。那兩個從駕駛員座艙的窗戶裏露出厚飛行帽的人，一定在加大油門了，兩個馬達都拚命吼叫起來。飛機搖擺着，抖顫着，順着遭過風吹的雪白田野，向遠遠在發黑的森林邊緣跑去。我們往前疾馳，直到升在雪上的篝火旁邊站的兩個人出現時為止。顯然，風力很猛，篝火的烟，一升起來就吹散了；那兩個人中間的一個人手裏

的小旗子，在拍打着，飄動着。

馬達的吼叫聲愈來愈小。飛機減慢速度，繞着篝火打了一個彎，接着我看見遠遠的前方，那些因距離而縮小的小飛機和十分鐘前所離開的航空站的建築物。馬達聲加強着，加強着。這時候才開足了馬力！滑雪板顛簸着，沿着起伏不平的地面疾馳；使滑雪板保持水平位置的那些細鋼索，微微地震顫着。

我雖然竭力要看清起飛離地的那一刹那，但這一刹那還是溜脫了，沒有讓我看見。飛機開得突然變得異常平穩，滑雪板已經高懸在雪地的上空。於是，從來沒有看到過的那些什麼也遮蔽不住的板牆後面的房子，和爲濃密寒烟所包圍着的、延展到地平綫的諾沃西比爾斯克的全景，一下子就意外深遠地出現在眼前了。這幅全景，不慌不忙地向下和向旁邊移開着——飛機對正航向，我們往納賴姆飛去。

我先看到了納賴姆而後才在機翼下面望到納賴姆的森林。這些曾經佔滿航空站的不太寬綽的客廳的旅客們，樣子完全不像諾沃西比爾斯克人的。裏外毛的狗皮皮襖、毛皮手掌套和皮帽子、毡靴和高腰毛皮靴子，說明聚在航空站裏的是北方民族。在燒得很暖的、陳設着柔軟傢具的客廳裏，這些考慮着納賴姆的寒冷而預備的衣服，樣子看起來是十分古怪的，尤其是那些毛朝外的狗皮手掌套：它們確乎差不多有半俄尺^①長，寬度比半俄尺也小不多！後來我對於這種甚至從拳術家的觀點來看也是不可思議的形狀，感到習慣了，然而直到到達納賴姆，扔在雪上的這種手掌套，依然使我想到一對蜷縮成團的毛茸茸的小狗。

現在那些佔滿座艙的皮襖和沒掛面的皮襖，都被塞在籐圈椅

① 一俄尺等於〇·七一公尺。——譯註

裏了。我很快就嫉妬起它們的所有者們來：寒冷到了零下三十五度，雖說座艙裏有暖汽，我穿着羊皮短外衣，也覺得身上不大舒服呢。

一幅好像縮尺很大的地圖的圖景，在飛機下面，慢慢地展開。這時候我們已經在鄂畢河——這像是幾條一陣匯合在一起，一陣又分散開的迂曲縑帶——上空飛行。它們中間有一條——河床——非常寬闊。其餘的是些分流，照納賴姆人稱呼它們，是些“支流”。支流之間的地方，長着一簇簇的柳叢。

飛機橫掠過這些迂曲河流，時時在森林上空飛行。這些稀疏的、大多數是闊葉樹的森林，從上面看起來，就像模型一樣。遠方偶爾出現一些針葉樹孤島的點子，恰像在暗色背景上撒了的一些巨大墨水污點。我們有兩三次在幾個大村鎮上空飛過去。那些延伸到彷彿用鉛筆輕輕描出的遠方地平綫上的森林，不能夠看清是什麼樹。

這就是過去那個可怕的監獄之邦啊！有多少爲爭取今天我們所生活的這種光明未來而鬥爭的奮不顧身的戰士，曾經在這個監獄裏度過艱難流放生活的漫長歲月，或者忍受不了這種苦難而含恨死去呢！約在三十年以前，憲兵們就曾沿着這條現在蒙着冰的雄偉河流下行，把偉大的斯大林運送到流放他的地點去。在沒有認識納賴姆的自然條件時，對於他從這裏逃跑的英勇氣概，是難於充分估計出來的。

過了半個鐘頭，鄂畢河向右移開。差不多同時，在河那邊出現了一個升到地平綫上來的明亮的圓盤。這就是納賴姆冬季的太陽！它和寒霧艱難地鬥爭着，好不容易才現出一個蒼白的圓點，常常又完全消失了。這時在飛機上觀看太陽，必須從上向下一點兒。

隆隆的馬達聲有時大些，有時弱些，但一直是震耳欲聾的。地

面的景象，繼續平穩地展開又向後退去。我發覺左邊大約三公里的地方有一個光點。它在森林上空爬行着，在比我們低一點的高空中移動，我猜想這是一架貨運飛機。它一公尺一公尺地追趕着我們，飛齊了，越過我們去了。這架貨運飛機，飛了約半個鐘頭才在霧中消失，我的旅行袋和裝着槍的皮套，就這樣趕過我們去了。

我們又在鄂畢河上空了。河上現出了二十來個拉得像鏈子的古怪螞蟻：鳥瞰草車運輸隊，就是這個樣子，看來，這個運輸隊好像在微微地蠕動。

過了兩點又一刻鐘，飛機在鄂畢河右岸上的一個村鎮上空，迴翔起來；這個村鎮有好多新房子。馬達聲慢慢小下來。胸口變得發空，地平綫像在傾斜地上升，松樹尖，隨後還有房頂，顯得十分近，從滑雪板下面迅速地掠過去。馬達又震耳欲聾地隆隆響起來，飛機又打了一個轉，開始降落。有雪的地面越來越近，聽見轟隆聲了：飛機的滑雪板着陸了，已經沿着被風吹得坎坷不平的、凍結實的雪面上跑起來了。

駕駛員轉了一下方向舵，巧妙地在指定地點停住。在這塊凍透的沼澤雪地上——也就是飛機場上，已經給回程預備好了貨載。我們到了納賴姆的中心——科爾巴謝沃。九位旅客，一個隨着一個，沿着非常薄的鋁梯子走到雪上。旁邊有幾架飛機，那架不久前才落地的、曾經越過我們的貨運飛機，離得比其他飛機更近一些。五百公里過去了，螺旋槳一動不動，寂靜似乎是令人驚異的。

但是，旅客們雖說穿着皮襖和沒掛面的皮襖，依然凍透了，他們已顧不到什麼寂靜不寂靜，至於我那就更用不着說了。我就像一隻意外地被從臥處趕起來的兔子般，跳躍着跑向一所一層的矮建築物去。其餘的八位被長衣襟裹絆着腿腳，魚貫地順着那條踏堅實的道路，隨着我跑來。太陽終於從霧中透過來，九條淺藍色的影子，